

顏魯公文集

顏魯公文集卷二十五

寧鄉黃本驥仲良編訂

湘陰蔣 瓊維揚叅校

書評五

宋璟碑并碑側記

第一千四百六十九。唐宋璟碑一。第一千四百七十。宋  
璟碑二。第一千四百七十一。宋璟碑三。第一千四百七  
十二。宋璟碑四。顏真卿撰并正書。大歷七年九月。金石錄曰  
右唐宋璟碑。顏真卿撰并書。唐書載廣平六子。曰昇。尚  
渾。恕。華。衡。今此碑言公有七子。曰復。昇。尚。渾。恕。延。華。衡。

乃八子也。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  
謫官沙州。蓋廣平實有八子。唐書闕復延二人。而此碑  
魯公誤書八字爲七爾。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  
尙書左丞。而史不載。後自楚州刺史。歷魏兗冀三州。兼  
河北按察使。遷幽州都督。復爲魏州。而史但言歷兗冀  
二州刺史。河北按察使。進幽州都督而已。史又載廣平  
爲廣州都督時。郡人爲璟立遺愛頌。璟上疏辭讓。有詔  
許停。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爲碑頌。今燕公集中實有  
此文。豈已爲文而未嘗刻石與。金石錄跋

大歷五年庚戌。公年六十二。十二月。有宋開府碑銘。魯公

年

第一千四百七十三。宋璟碑側記。顏真卿撰正書。無姓

名。大歷十二年三月立附。

金石錄

右唐宋廣平碑側記。顏魯公撰。載廣平任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。屬突厥寇趙定州。河朔兇懼。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於公。公以父母之邦。金革無避。及賊至城下。公爲曉陳禍福。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。相率而去之。開元末。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。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。九品以上。悉皆有名。後節度范陽事覺。有司以聞。元宗將加黜責。公一無所受。乃進諫焉。元宗納之。遂御花萼。

樓一切釋放。舉朝皆謝。公衣冠儼然。獨立不拜。翌日。元宗謂公曰。古人以清白遺子孫。今卿一人而已。公曰。含章之賄。偶不及臣門。非不受也。元宗深嘉之。又云。公第八子衡。因謫居沙州。參佐戎幕。吐蕃入寇。陷於賊庭。素聞太尉名德。曰。唐天子我之舅。衡之父。舅賢相也。其可留乎。大歷十一年。以三百騎盡室護歸。此皆廣平逸事。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。威名動夷狄如此。而新舊史皆不載。故并錄之於此。俾覽者得詳焉。

金石錄跋

宋公神道碑獨完好。惟碑側記闕八字。碑去官道二里餘。世罕知者。以故久不顯於世。致君因謁墓下。始得之。

且難。舊史不載。新書闕遺。乃刻顏公體大書字畫。別刻於石。庶久其傳。邢爲襄國舊都。邱塚纍然。類皆湮滅。於無聞。獨公之墓。高不踰丈。豐碑尙存。豈特忠義足以垂名於不朽。世亦以顏魯公之賢。而此碑尤爲可貴也。墓之東有碑。口口之祖贈邢州刺史。爲居民斧而剝之。所謂側門是也。自衡之後。子孫無顯宦於唐。今有隸編戶者。猶收公誥。官直墓田。俾耕以守。誥爲前政取去。莫知所在。大宋崇寧二年七月一日。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范致君記。

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。皆顏魯公撰并書。文貞墓

在沙河縣。碑久埋沒土中。近余友方思道作縣。出之。重  
樹於墓。以搨本見示。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。  
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。而新舊史皆無之。余家  
藏魯公文集。中有此碑。因得比較。以補石本之缺。但其  
文時有小異。如集本云。建一言而天下倚平。碑一言作  
一陽。集本云。曾祖宏俊。碑作宏峻。集本云。嘗夢大鳥啣  
書吐公口中。公吐之。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。  
集本云。優游自免。碑作鄉里。集本云。左右震竦。碑左右  
作天后。集本云。勅使馳救之。碑救作赦。集本云。與執政  
通同。碑作與執政通問。集本云。元宗將幸西蜀。碑作幸

宗將幸西京。集本云公盛氣詰之。碑氣作色。集本云東  
宮有大功。宗廟社稷主也。安得異議。碑作春宮有大功  
主安得異議。集本云駕幸洛陽。碑作駕達東都。集本云  
馳道險隘。行不得前。碑作馳道隘稽。車騎不得前。集本  
云以臣免之。碑臣字下有言字。集本云母寵子愛。碑作  
母寵子異。集本云勅公按覆。碑無勅字。集本云置之座  
右。碑之作諸。集本云仲冬十九日。碑作十有九日。集本  
云表葬官供。碑表葬作器葬。集本云戊寅歲五月。碑無  
歲字。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。碑烈作列。集本云義形言  
色。碑言作顏。集本云旣遷鄴城。碑遷作還。集本云汧洽

流漿碑流作如。其不同者又如此。此趙氏之所未及也。

金薤  
琳琅

宋文貞神道碑側記。顏魯公簞書。石刻沙河。二公剛勁大節相埒。書亦稱是。真足三絕。余始有碑側記。又後

一歲乃得碑。文頗剝蝕。其行筆與記全異。碑辭內稱公雅善戲謔。不常矜莊。凡所詼諧。人輒疏取。昔人見公賦梅花。以鐵心石腸爲怪。故不足怪也。非所望於蕭傅。亦是一證。太史公讀張文成事。而疑其偉然丈夫。乃如好女子。世固有不可曉者。

舟州山人稿

右廣平宋文貞公碑。顏魯公書。在今沙河縣之東北。康

陵丁丑之年。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。碑已斷沒。出之土中。鎔二百斤鐵實而續之。今方公所爲修復封樹。皆無存矣。惟此碑屹立于風霜烈日之中。恐亦不能久也。歐陽文忠公嘗謂魯公真蹟。今世在者。得其零落之餘。猶足以爲寶。今此碑剝蝕猶少。況以廣平之重。使歐公得之。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。

歸震川集

顏魯公書法出於褚河南。此宋文貞公碑。瘦潤圓勁。尤得神髓。然細玩數千言。無筆不似。而絕無一點褚家習氣。所謂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。

金石錄

碑在沙河縣。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。視他書稍異。尤爲

可寶。余以崇禎己卯于役河南。親至碑下。見石雖漸泐。然規畫尙可撫摩。因搨一紙置輿中。共晨夕者經年。近霍少司馬達搨贈此本。大不如二十年前者矣。

庚子銷夏記

按年譜。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。時公年六十。大歷七年九月。除湖州刺史。碑正書於七年九月。而猶稱撫州者。當書碑時。未有湖州之命也。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。公由刑部尙書改吏部尙書。時公年七十。始有廣平碑側之記。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。遷殿中侍御史。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。爲御史吉溫所誣。謫賀州。欲請御製碑文。緣此中止。大歷五年十二月。宋公第七子

華之子儷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遂請製碑。閱二年而公至東京。除書未至。居閑多暇。始爲書之。及刺湖州。復製碑側記。未及刻。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。至十二年十一月。衡自吐蕃還朝。明年春。乃續書而刻之。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。凡經九年而碑始完。蓋廣平爲人。魯公所特矜重。故於其碑也。不憚詳書深考。必至無有闕遺。乃止。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。以佐唐中興焉。得有此功在社稷。名垂古今。實自致之。寧有倖乎。按新史宰相世系表。宋公八子。與顏碑同。舊史僅載其六。而無復與延。碑文八子俱載。而但稱公有七子。非緣筆

誤。當山復先公卒。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。不稱四也。而復稱第八子衡者。公實有八子。存者乃七。數之則八。核之則七也。然公八子皆以賊私淫穢。敗乃門閥。廣平風教無復存者。名有八子。實竟無後。自古名臣。往往而然。天道不可知。一至於此。豈不惜夫。宋公有名無字。新舊史皆同。顏碑亦復闕如。宋公爲唐室名臣。其孫屬魯公爲之碑。且碑之成。去宋公之薨。不過三十五年。而其祖之字。已不能舉如此。不可解已。按碑與史不同處。碑稱父元撫。贈戶部尚書。舊史作贈邢州刺史。碑云。俄拜朝散大夫。新舊史俱無之。碑云中宗將幸西京。深虞

北鄙。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。新史但云詔璟權  
檢校并州長史。不稱將幸西京。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  
門監。五年復兼侍中。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。碑云  
十三年駕幸東都。新舊史俱作十二年。又新史云東巡  
泰山。不云駕幸東都。更與舊史及碑文異。碑云二十一  
年抗疏告老。新舊史俱作二十年。碑云其年駕幸洛陽。  
舊史作二十二年。駕幸東都。凡此皆以證史書之誤。廣  
平勲業著日月。威名冠宇宙。顏碑名並典籍。書儷篆籀。  
較然在人耳目之前。而互有異同如此。碑側記所載三  
事。皆於公大有關係。而新舊史並闕之。所未解已。又

碑文與集中不同處。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。集作公吞之。碑云異而召還。集作后異而召還。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。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。碑云公實佐奇謀。集作其謀。碑云中宗將幸西京。集作元宗將幸西蜀。碑云又爲洛州長史。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。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。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。碑云兼黃門監監修國史。集本少一監字。碑云五年復兼侍中。集作改號侍中。碑云明年駕幸洛陽。集無駕字。碑云以臣言免之。集無言字。碑云母寵子異。集作母寵子愛。碑云手詔優遂。集作優許。碑云餌公而

歿。集作躡公而歿。又都穆金薤琳琅云。建一言而天下  
倚平。碑作一陽。今碑正作一言。欲優游自免。碑作優游  
鄉里。今碑正作自免。左右震悚。碑作天后震悚。今碑正  
作左右震悚。勅使馳救之。碑作馳救。今碑正作馳救。公  
盛氣詰之。碑作盛色。今碑正作盛氣。駕幸洛陽。碑作駕  
達東都。今碑正作洛陽。幸字陽字。猶髣髴可見。馳道險  
隘。行不得前。碑作馳道隘。稽車騎不得前。今碑正作馳  
道險。隘行不得前。敕公覆按。碑無敕字。今碑正有敕字。  
喪葬官供。碑作器葬。今碑正作喪葬。戊寅歲五月。碑無  
歲字。今碑正有歲字。義形言色。碑作顏色。今碑正作言

色。旣遷鄴城。碑遷作還。今碑正作遷。都氏之云。皆與元碑不合。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。都氏所見。必范致君別刻本。以見其所見之非。而轉疑元碑之是。無端自生瘡痛。良可笑也。顏碑云開元十三年。駕

幸東都。以公爲西京留守。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。明年東巡泰山。駕發東都。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。十三年十月。將封泰山。遂發自東都耳。碑蓋欲約而言之。故但云駕幸東都也。綱目載爲西京留守於開元四年十二月。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。無用留守。或以明年將幸東都。故先以公爲留守乎。又公引年致政。碑在二